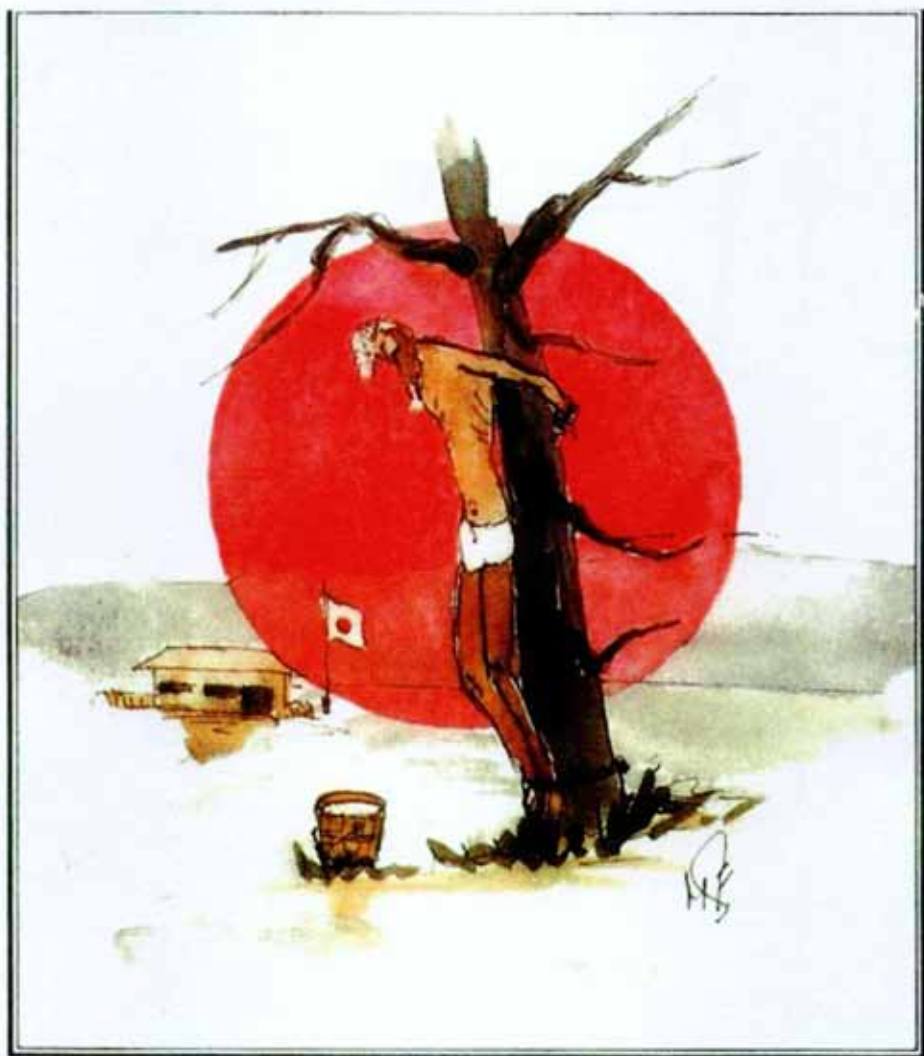


LEST WE FORGET 永远不能忘记

我们被日军俘虏的年月

作者：史费德 (FRED SEIKER)

翻译：盧美純 (BEE SUN LU)





感谢我的妻 伊利莎白
你一直在我的身边
并感谢所有支持和鼓励我的人们。

史费德先生是本书《永远不能忘记》的作者和所有者。
他授权给我，将本书翻译成中文，我接受了他的要求。
杨先让先生和魏民女士在翻译过程中给予我很多帮助。
感谢杨教授协助我校正和抄写完成翻译稿。
魏民老师帮助我输入中文。
感激我的丈夫理察，他一直在我身边鼓励与安慰我。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ELECTRONIC, MAGNETIC TAPE,
MECHANICAL PHOTO 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AUTHOR.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若没有作者的书面同意书，不得储存于任何记忆系统，电子，磁带，影印，录音等。

Copyright © M.F. Seiker
Worcester
U.K.

永远不能忘记

死亡的铁路

这是一本描绘 1942 年—1945 年日本宪兵残酷虐待同盟国俘虏们修建泰国——缅甸桂桥铁路的图书。

作者：史费德



目 录

图	页数
泰缅铁道的地图.....	2
感谢词.....	3
版权.....	4
书名的批注.....	5
目录.....	6
统计一二战时期俘虏建造泰缅桂河桥伤亡人数.....	8
序文.....	9
作者的话.....	10
作者的简历.....	15
泰缅桂河桥所引起的思考.....	18
1 1942 年爪哇被捕.....	19
1 1945 年泰国被释放.....	19
2 竹铺.....	21
3 运木材.....	23
4 生存的器皿.....	24
5 建堤防.....	25
6 卸运米袋.....	26
7 每天非人道的集合.....	27
8 马脸.....	29
9 绑在树上.....	30
霍乱病.....	32
10 霍乱病的遭遇.....	32
11 1945 年桂桥被袭击的景象.....	34

12	迟到的自由.....	36
13	逃跑失败的遭遇.....	37
	如梦初醒.....	38
	泰国女孩子.....	39
14	热带溃疡症.....	40
	辛酸悲哀的事件不满的处理.....	42
	刑罚的方式.....	44
15	I 以拇指悬吊.....	44
16	II 举重石刑罚.....	45
17	III 跪在锋利的木头上.....	46
18	IV 压杆子.....	47
19	V 河边的惩罚.....	48
20	VI 击肿肩骨.....	49
21	VII 灌水刑罚.....	50
22	VIII 砍头的游戏.....	51
	笑.....	52
23	笑也会引起日军的恐惧.....	54
	感叹.....	55
	日本军官休息所, 俱乐部.....	56
	后记.....	57
24	复原后的桂河桥.....	57
25	1983 年重访桂河桥.....	58
26	1983 年参观纪念碑.....	59
	譯者的話.....	60
	参观者的评论.....	62

泰一緬桂河橋

死亡的鐵路

統計

英國關於同盟國家俘虜的記錄

六萬一千七百人	61,700
---------	--------

其中包括

英國	三萬人	30,000
----	-----	--------

澳大利亞	一萬三千人	13,000
------	-------	--------

荷蘭	一萬八千人	18,000
----	-------	--------

美國	七百人	700
----	-----	-----

日本聲稱俘虜的總人數是

六萬八千八百八十八人	68,888
------------	--------

死亡的人數為 一萬八千人 18,000

俘虜死亡人數的百分比大約是百分之三十（30%），很多俘虜被遺留在叢林的無名墓穴中。

數千名俘虜終身殘廢，一輩子經受身體、精神的折磨痛苦。

桂河橋鐵路全長是四百十五公里（260 英里），從 1942 年 6 月份開始建築到 1943 年 10 月 17 日在泰國的孔貴達完成，共花了 16 個月。

基於上面的數目，每 23 公尺（75 尺）的軌道，就有一個俘虜死去。

序

我感谢作者史费德先生让我有机会以“兵士、水手、飞行员家属协会”及“‘吾斯德休’扶助会”主席的名义写这序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VE-在欧洲胜利”和“VJ-战胜日本”五十周年后的1995年的今天，再激起那痛心的回忆。经过与日宣战的人们也必然会感受到无限的悲愤。那也是给后代学习烈士们成仁取义精神的机会。让我们知道今天能享受到的自由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这本图书虽然小，却是很重要的一本书，因为它有强烈的震撼力。

这本书展现出史费德先生及其同伴们每天在集中营所经历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残忍的酷刑，是外界无法了解的。

史费德先生用他的画笔将当年亲身经历和目睹，活生生的展现在我们面前。我希望这些能提醒我们，当时俘虏们被强迫做奴隶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以及他们遭受的残酷待遇，依然还潜伏在现代的世界中。

英国近卫军第一舰队退休副少将
毕安德·德尔默德 1995年

作者的话

1995年8月份，在“VJ-战胜日本”五十周年纪念会期间，在“吾斯德”的“倍维尔·维委斯”展览馆，陈列了我称“永远不能忘记”的绘画。我是用水彩描写出1942年—1945年，我做日本俘虏时所目睹和经历的事实。很多朋友劝我集之成册出版，那么画中的内容就不会被遗忘了。

我隐藏着沉默了好几年的愤怒，因为很多政府存心置之不理泰国——缅甸桂河铁路的战场。我要告诉人民特别是后代，关于那段可畏的罪恶史实，并提醒人民，不要不惜任何代价，去缓和罪恶的危险性。要防止恐怖罪恶的重复。

我的展览受到热诚的欢迎，实属我所意料之外，当我看到观众的愤怒情绪时，我很感动。报社，电视台也登了我的故事和图画，这些因素使我确信将书出版是有价值的。

我描绘日本兵无人道的惯例，对他们来说是坦然的，习惯的，更是娱乐的。时至今天很多同盟国俘虏们还患着疾病或精神错乱。虽然已经过了五十年的太平文明生活，但俘虏们还生活在梦魇中。任何一位俘虏能够从死亡的铁路上尚生存着，实属特殊。

这些俘虏们虽然经历和目睹过人类的堕落和下贱行为，但自傲还有文明人难以征服的精神威力。

很不寻常的是我荣幸的能体验修建泰缅桂桥死亡铁路而犹生，并看到人性的优点及缺点。我看到有名望的人精神崩溃、缺乏自尊而不顾及别人；同时我也看到普通人发展成不怕牺牲的领导者，并且是富有崇高精神的巨人。

出于好心的人常问我可以宽恕或忘记这些经历吗？从宗教的角度也许可以宽恕，那是良心上的问题。但是忘记就太危险了。未曾经历过死亡铁路的残酷待遇，是不会了解的。那私怨和被污辱的经验，都不可能跟自己的亲人和知己相告。幸存者即使遭遇到生活上的挫折，都不会比建造“死亡铁路”更恐怖可怕。

永远不能忘记！

我将所有原来的图画交给亚利华斯·史德福尔休国立植树园的英国纪念馆展览。



史先生站在他的书的陈列
图书, 架床, 轨道, 木头



男记者 (BBC) 国家电视台



女记者 (ITV) 商业电视台



86 Former POW Fred Barker is comforted by his wife Liz, after they told Barker and a squad his Fred's comrades killed on the Burma railwa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Fred remembers railway of death

A FORMER prisoner of war from Worcester had to build back the route as a section of the Thai Burma railway was finally laid to rest in a Southdowns war memorial centre.

Track from a 500-yard part of the notorious "railway of death" will now be part of a tribute in the National Memorial Arboretum in Alrewas after years of talks with the Thai authorities.

Fred Barker, aged 86, of 66

Fred's, who was captured by the Japanes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forced to work on the railway and the Kwai Bridge, paid his own respects to the estimated 15,000 Allied prisoners and a further 100,000 Asians who died during its construction.

It was said that one life was lost for every railway sleeper in the 260 miles of line.

The track will now be a permanent reminder to British people of the suffering.



史费德 4/46 泰释放后

史费德触景生情，情绪激动而流下眼泪，他的太太在身边安慰他，他献花及卡片向已去世的同伴们表敬意。

86 岁的史先生在二战时被日本兵捉了，强迫建筑铁路及桂桥，统计有一万六千（16,000）同盟俘虏们及十万（100,000）的西西亚洲人（东方人）建筑泰—缅桂桥铁路受酷刑而死，估计每一卧车就有一人丧失生命在这 260 码的铁路。

经过好几年的谈判，泰国政府终于同意献出“恶名”的泰—缅铁路的一部分轨道。

这 90 尺的轨道安息在史达福西亚尔战争纪念馆，地点就是在亚理罕斯的国立植树园纪念碑。



史先生捐贈的長椅，

金屬板所題的文字

“這是休息及沈思的地方”

Torture victim tells of horrors

A WORCESTER prisoner who was tortured by the Japanes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is starring in a TV programme about the horrors of POW camps.

Paul Barker, 68, was one of the prisoners in the world premiere of POW Japan's Prisoners of War, which is being broadcast on a TV programme about the horrors of POW camps.

His father spent three years in POW camps after being captured by the Japanese in 1941, and worked at the infamous Bataan Death March.

He had to watch the hangings for the bridge over the River Ems, remembered by the film Concentration Camp, and he had to see how the men were treated by the Japanese. He was in the hands of the Japanese for three years and three months, and he has been a prisoner in the past.

"We weren't treated as men, we were just treated as an object which could be used," said the 68-year-old of Barker's time in Japan.

"It was not until after the war that I was told of the horrors of the camps and the way the men were treated."

He was taken to Singapore's Changi jail before being shipped to Thailand, where he spent three years in various camps working on road-building the railway.

He was liberated from a camp near the Dutch border after Japan's surrender in 1945, but he was not allowed to return to his home in England until 1946.

He has published a book of his experiences, POW: The Story of a Prisoner of War, which is now being published by the publisher.



Paul Barker with a copy of his book of poems about his camp, above, and left, in Japan in 1941



Paul Barker in 1941, aged 17

圣彼得的以前的俘虏在电台谈集中营的事

上面的照片是史先生及其描画集中营的书。

下面的照片是1945年史先生从集中营被释放后拍的。

遭受酷刑的被害者叙述恐怖的经历

电视台在“VJ—战胜日本”周年纪念日，第一次在全世界播出“日本俘虏”。

史费德回忆他在日本集中营所遭遇的恐怖酷刑。

1942年史先生是荷兰商船的工程师。在爪哇时被日本兵捉住，日本兵先送他去新加坡，最后转送去泰国。他在好几个集中营的铁路工作，修理铁道。最后在“恶名”的缅甸进罗铁路造桂桥的根基，同时他们也在掘自己的坟墓。

史老先生述：“日本兵不把俘虏们当做人只把我们当做能动的东西，可做苦工。不能继续劳作的，日本兵就把他处死。”

“我永远不能忘记这残酷的经历，好可惜，我们在恐惧中消耗了生命”

“到现在我不肯跟我同辈的日本人握手，因他可能是杀死我的同伴的人。”

“在监牢里我患了脚气，痢疾，到现在我还有后遗症。”

当美炸广岛时，我们在缅甸边境的集中营被释放。炸广岛救了他的命，因日本兵计划大屠杀所有的俘虏。

他出版一本绘画书，画集中营的酷刑，世界各国连日本也用它做教科书。

作者简介



史费德出生在荷兰的罗特坦城，他受过小学和高等教育，并且在罗特坦大学念海上工程专业。二战前他在荷兰的商业海军任职。他任职的船来往于远东、南非洲、加拿大和美国东部。战争时的航线是往来于英国和远东。

1942 年日本占领爪哇时，史先生在爪哇参加荷兰军队，不久被俘。先送他到新加坡的长志监牢，然后转到泰国做奴隶式的苦工，建造“死亡铁路”。虽然战争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结束，他还留在铁路工作，因为荷兰政府 1946 年 5 月才将他们送回荷兰。他选择定居英国，至今无悔。他在很多机构工作过，最后是项目管

理的职务。1985 年他在吾斯德退休。

他爱好绘画，现在是一位成功的水彩画家，他画风景、船与建筑物等，他具有自己的风格，与他描绘俘虏的图画不同。



父亲



母亲



商船的工程师



英国 1940



父亲与我——
战后



弟弟（保罗）与我——6/46



水彩画



史费德跟英公子查尔斯及纪念馆的主
任



泰-緬铁路的一部分



上衣是俘虏印
号 2001 荷兰陆
军的勋章



上衣是荷兰商
船的印号



倫敦的日本大使館
2001 和解會-克歌
福爾摩斯女士



上至下：
俘虏、台湾、
荷兰、商船勋
章



荷兰大使馆馆员佩挂勋章在史
先生的上衣上 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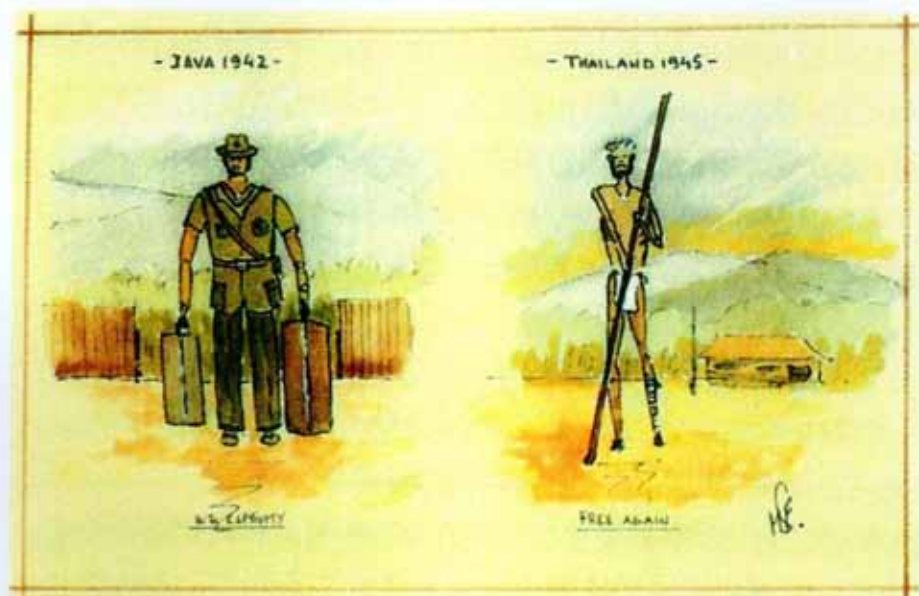
日本 希拉多 纪念碑刻了史
费德整个名字 Mathias
Frederick Cornelius Seiker



泰一緬桂河橋所引起的思考

寬恕和忘記？

已死的俘虜們能夠同意嗎？



(圖 1)

1942 年爪哇被捕

1945 年泰国被释放

日本占领爪哇时，我变成了俘虏，我带了两个箱子被送进了集中营，我反对他们没收我的东西，立即被他们拳打和枪托击倒在地，从此我被抛进了酷刑不断的奴隶生活中。

1945 年我在泰国被释放，虽然受尽了挨饿、疾病、刑罚等等惨痛的非人待遇，最后是皮包骨，只能扶着木杖走路，而且终身患着传染病的“后遗症”，我还是为获得自由而高兴。

日本军占领爪哇时，不久我被捕了，我带了两个皮箱去万龙的日军集中营，日兵从我手中抢去皮箱，当我提出抗议时，他用拳头打我的脸，用枪托将我击倒在地。一日本军官用英语告诉我说：“您现在是日本皇军的俘虏，所以没有任何权利了。”日兵就用刺刀刺破我的皮箱，没收我的食品、日用品、手表、照片、钱等等。在日兵的眼里，我已不是“人”了，昆虫还比我有价值呢！

日兵带我到临时的宿舍，是当地人遗弃的平房，有窗户和阳台。我们三个俘虏做些常务，并等待着要发生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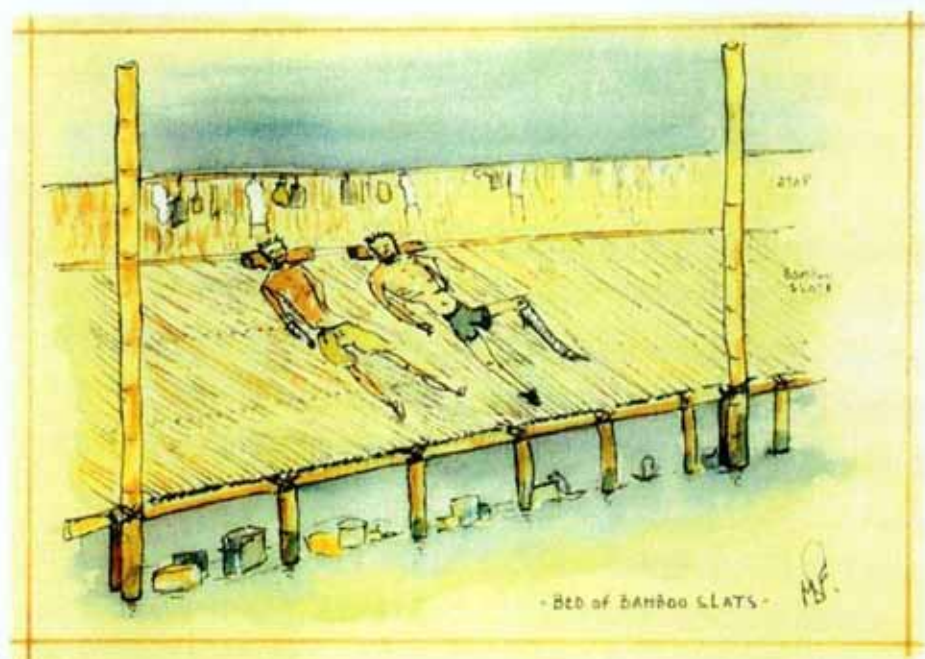
果然，第一件事情发生了。将近黄昏的时候，日军命令全营的俘虏集合，强迫我们面对绑在一木柱上的三个水手。他告诉我们“这三个水手因逃跑而被抓住，现在等待判死刑。”

我们很紧张，压低了声音在议论着，后来我们安定了下来，因为四面架起了对准我们的机关枪。日兵开始施行死刑了。他们手持带刺刀的来福枪，向水手们的咽喉、肚子和下身用力的冲刺。他们设计的这种又疼痛又缓慢的死刑，来警告俘虏们以后谁想逃跑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们开始知道这是一群专门杀人为乐的残暴之徒。

有一天晚上，通知我们要迁到另一个地方去建筑铁路，如果顺从命令就会得到好的待遇，反抗的话就要遭到残酷但“公正”的刑罚。

一大串卡车将我们运到坦中、浦尔约克的巴达亚港口（现在的雅加达）。我们如牛马被驱入一艘又旧又破烂的日本货船甲板下边的货舱里。货舱狭小，我们人满为患，横着不能转身，也不能

坐立。货舱很暗，只有一盏微亮的灯。仅靠上面的一个洞口通风。日兵站在洞口处监视和管理着大家，甚至控制着每一位俘虏可以上甲板去解手方便，他稍不如意就用刺刀威胁着俘虏不准上甲板，俘虏只好在货舱内大小便。因而卫生条件恶化，又不通风，就产出痢疾病，可怕的情况实难以形容。



(圖2 竹 鋪)

这虽然不是酷刑，但是给每个俘虏的痛苦却是无法摆脱的。

每个俘虏睡觉的面积是相距两尺宽，所谓的“床”，是用剖开的竹杆束扎在一起的大铺上，臭虫、跳蚤、虱子恒久骚扰着每个俘虏。不怕日晒又不能烧死它们。捉不到的被它们吸咬俘虏们的血液。

我们又被运去新加坡，途中受尽了艰难和侮辱。数日方到达新加坡，又立刻被转运去长志监狱，日兵不控制我们办自己的事情。

不久，我们拥挤着被赶上运输米和畜牲的敞蓬有轨货车，一路如同地狱。终于到达泰国的甘察那布里。我们被带领到一排排很长的竹茅舍，屋顶有很多漏洞，全是土地，床铺是用竹板条（如图2）连起来的，每人定位是两尺，我们深知住在这种环境下要存活下去，必须要注意营里及个人的卫生条件。

我要说一些其它书籍没有记载的一些经历。

南泰国基地的大集中营内，聚集了上千的同盟国的俘虏们。他们有明显的特征，可以从生活方式上得到察觉。比如英国人表现出思想感情上的共同精神，澳大利亚人表现出一种平等主义的性格，荷兰人显得出个人主义的性格。而美国人还没有表现出特殊的性格。

我们这些人刚被囚禁在一起的初期，常常发生一些丑陋的情形。每天都有口角、争吵甚至打斗。后来我们发觉日本兵看着高兴，这才使我们醒悟，我们必须互相信任，才可以对付以后所遭遇的困苦日子，从此营中的气氛慢慢缓和下来。

我们这一群很快被派去大马甘建筑桂河桥的地基，日本兵向我们详细陈述工作的步骤，但是却不供给任何建筑工程的机械工具。

我们从附近的树林中砍伐树干，用大象拖运或者将树干由河

的上流漂浮到下游。日军再决定那些适合建筑桥墩用的木桩。



(圖3 运木材)

从日出到日落，俘虏们站在齐腰的桂河急流中拉建桥的木材。
日本兵站在堤岸上用扬声筒喊叫着“拉”、“放”口令。

站在急流水中，常常由于漂浮在河流间的树干和碎片，导致
事故发生。此时，日兵却觉得是一种娱乐。

我们将木桩搬运到河床要筑水泥的桥墩地基上，再用好几个
构成三角形的木柱，竖立在河床中，木柱顶端安置一个滑轮，一
条粗牢的绳子放在滑轮上支持着一个很重的撞锤，另一条粗绳子
再我们将木桩搬运到河床要筑水泥的桥墩地基上，再用好几个构

成三角形的木柱，竖立在河床中，木柱顶端安置一个滑轮，一条粗牢的绳子放在滑轮上支持着一个很重的撞锤，另一条粗绳子再分出数条细绳子，俘虏们站在河床中拿着，日兵在岸边高处用扩音器喊着“拉”

和“放”打桩。每天从早干到晚，回到营地手痛得都不能拿汤匙吃供给的稀粥和汤，全身肌肉痛得又难以入睡，再一想明天还要继续操劳，实在觉得能经得起，那真是可怕的奇迹。



(图4 生存的器皿)

战争快结束时，建筑死亡铁路的俘虏们最珍惜自己救命的器皿。放食物的罐子是最重要的。金属的汤匙是奢侈品，可以将它磨成尖刀做切东西的工具，但是如果被日兵发现，不只没收还要被毒打。因为俘虏拥有锐利金属是危险的，只好用竹子做汤匙了。

我很幸运只做短期的搬运木材的劳工。我们一群又被带到内地做筑堤的工作，这工作并不是比搬运辛苦，而是这个营比较小，是属下士官兵管理的，这是一些酗酒、性施虐狂，极其凶恶的匪徒。



(图5 建堤防)

俘虏们主要的劳动是建筑铁路的堤岸。一个人用筐或两个用担架运土。每天分区域定量工作。不管地质和地形有何不同，都必须一样的分派。反抗者就要受卫兵的残忍击打。

如果一区域能完成工作量，那么第二天就将所有区域的工作量增加。俘虏们将永远不会完工，并永远挨罚。

我们挖土用桶运向堤岸，山坡的土质不牢而滑，担着桶向上爬是十分吃力的，大腿疼痛难忍，有时只好停一停，日兵立刻会挥动大棍子向你打来，为了避免挨打，只好勉强继续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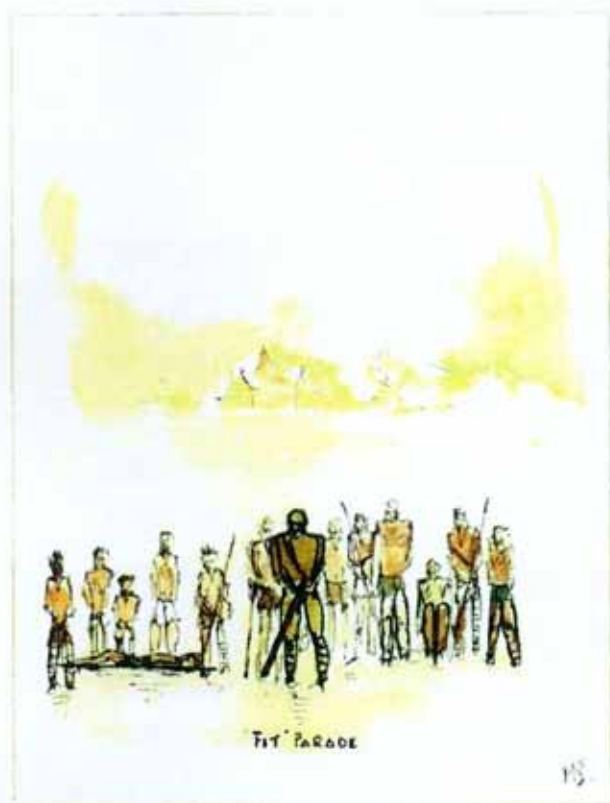


(图6 卸运米袋)

这活计本身虽然并非拷打酷刑，对营养不足及病患者来讲，这工作却如同地狱。尤其当西南季风来临，山丘很滑，泥土里常夹杂着竹梢。俘虏背着50公斤米袋爬山，是难以忍受的痛苦。万一跌倒，日兵马上用刺刀，木棒打来。

每天被分派的工作量不等，因为地形和土质的差别，有的队早做完，他们就增加第二天的份量，如果不能完工，所有的队就

要迟收工回营，日兵同样也要等着，这样一来他们就要将怨气发泄到俘虏身上，甚至被打重伤。可是大家一到营里，日兵就点人数，不管俘虏有病或重伤，一律要被迫指定第二天上工，有时护理员将实在病重不适合劳动的俘虏名单交给他们，反而也会遭到日兵的击打和谩骂。因而每晚收工，都有尸体被抬了回来。



（图7 每天非人道的集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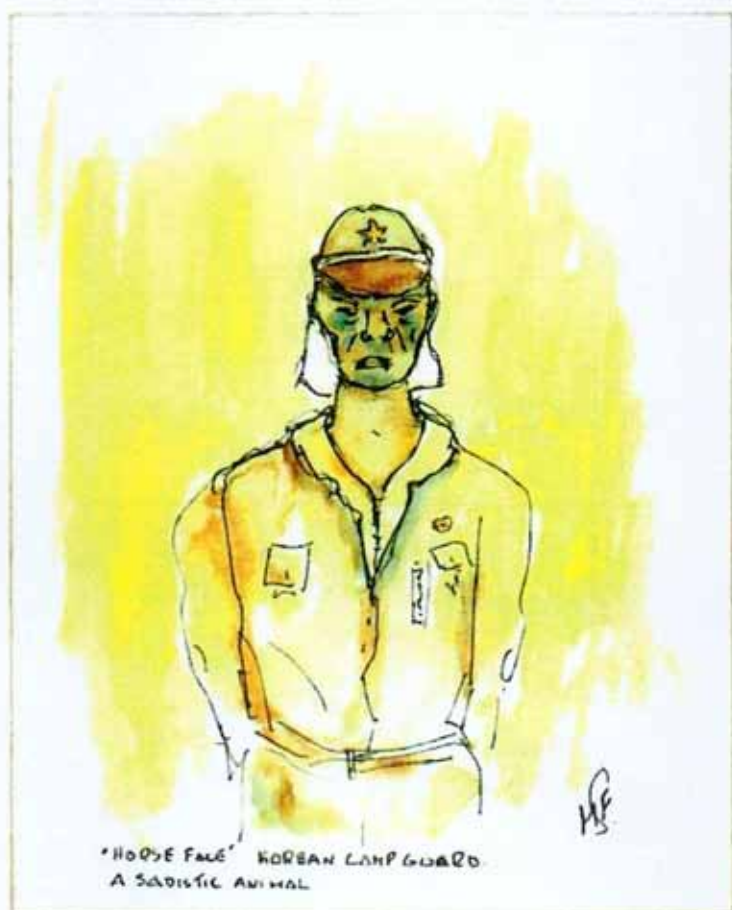
每天一早，日本卫兵就到仓库内叫喊并击打着病号，一律要那些能站着的、躺着的、蹲着的俘虏们集合在茅舍外面，等一个低级的日本兵来决定那位适合去干活。晚上尸体用临时的担架抬回茅舍。驻集中营的医生有时对有病的俘虏惨无人道的待遇提出异议时，反而会遭到攻击殴打。

我们对在集中营里，不肯遵守日兵愚蠢命令的和为大家做慈善工作而被惩罚受打的俘虏们，给予他们极大的敬重及赞扬。

也有特殊的事例，在丛林的集中营内有的护理员，不只工作尽职尽责，也常以勇敢的人道精神，保护有病痛的俘虏们，他们不退缩而被挨打。可是他们并不会被列入褒扬的名单上。这种不自私不怕牺牲的气概，才值得拿最高奖赏的。

我可能由于没有长久住在一个集中营的原故，不像其它俘虏能记住守卫兵，集中营的名字，我也不会感到那有什么重要。例外的，我却不能忘记那个最凶恶的性施虐狂——朝鲜籍守卫兵“马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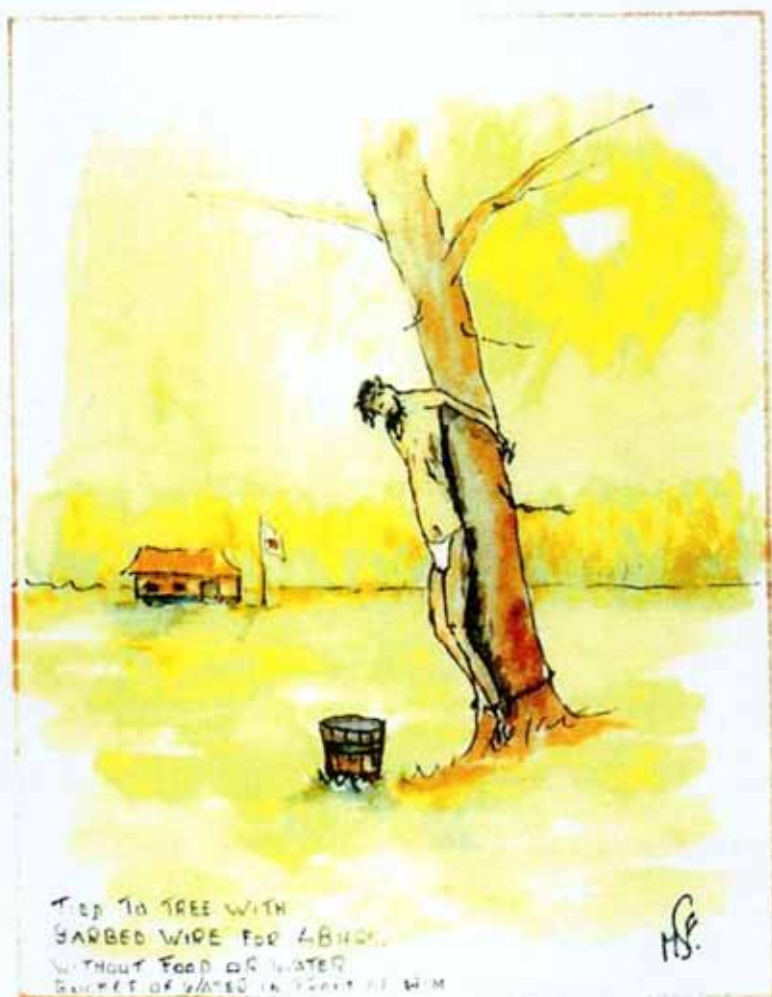
“马脸”真是一个原始的邪恶性施虐狂。他嗜好看血。他经常在晚上徘徊在做苦工回营的俘虏们的最后一排，利用机会用刺刀去刺落伍者，他并不把俘虏刺成重伤，而是刺到流血，他那偏曲的脸上就会现出丑怪的恶象，并高兴得从喉咙里发出沉重的声音，他还要继续挑选牺牲者。“马脸”的绰号是名副其实的，我真想再能与“马脸”见上一面，看看他是否还敢凶恶地对待我？



(图8 朝鲜看守兵——马脸)

马脸——集中营中的朝鲜籍看守兵。

显然这是他的绰号，他是个性施虐狂和暴行兽。很多朝鲜人志愿参加日本的军队，他们的职份就是在铁路的集中营里监视俘虏们，他们是以强迫的报复性刑罚去讨好主子。所有的俘虏都惧怕他们那禽兽般的凶恶以及性施虐狂的暴行。马脸就是最凶恶的一个。



(图9 绑在树上)

这是经常采用的酷刑。作者就是亲身经历过的。

红十字会给俘虏的食品货物，却被守卫兵充为己有。

作者在厨房内拿了一点吃的，被看守兵捉住绑在他们能监视得到的树上 48 小时。

他们用有倒钩的铁丝，将他绑在树上，不给水与食物，但在

树前面放一桶水引诱你。

很多受害者受不了 48 小时的折磨而昏迷过去。如果没有昏迷，还得去铁路干活。如果有同伴接近受害者，也遭同样的惩罚。

让我再证明日军是多么的疯狂无理。那就是所谓的厨房事件：我在北泰集中营里，有一次轮到我去厨房找些食物，这些食品，物资是红十字会交托日军供应给俘虏们的，却被他们充公。

我拿了一罐水果，在回营的路上被一闪亮的刺刀猛击，日兵踢我，并命令我到卫兵所去，他们用刺刀对准我一起打，直打到巡佐进来，他露出狰狞的笑，抽出剑来对准我的颈，用不标准的英语告诉我：“偷皇军的东西是重大的罪，因为得罪了日皇帝是要被砍头的”。我尽量辩护说：“我不是偷，因为这些食物是属于俘虏们的。”巡佐命令士兵带我离卫兵所十码外的树前，我感到不妙，因为我曾经见到俘虏遭遇过的酷刑。

我先被打得走不动，日兵就拉着我将两臂往后，两腕绑在树杆上，两脚也被绑在一起。日兵开始又打我的脸。

天亮的时候，日兵将一桶水放在我面前。巡佐告诉聚集起来的俘虏们，“这是偷皇军东西的惩罚，等一会他会被处死的”，以此来使俘虏们战栗。我不能确定这是恐吓还是正式判罪。当我清醒时，发现我已被放置在所谓“医院”里，一护理员在喂我水。不久我又回去建筑铁路了。我查不出自己为什么被捉，我也曾怀疑有人告密，因为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霍乱病

要是在集中营中患了霍乱病而能活下来的话，那么你就不必怕去地狱了，因为这种病比想象中的地狱生活还恶劣呢！



（图 10 霍乱病的遭遇）

俘虏们一旦被传染上霍乱病，不出二十四小时必丧生命。日夜不停地将尸体火化。这种大量死亡的恐怖景象变成了必做的常例事项。俘虏们的精神所受的刺激是难以形容的。

日兵却很恐惧，将集中营的出入口堵塞以防病毒的蔓延。他们迁到两英里外，等到军医宣布集中营恢复正常，才敢陆续搬回守卫所。

日本守卫兵最怕被传染上霍乱病。因为集中营没有急救药，连阿司匹林也没有。他们看到彻夜不停有患者死去，便赶快设 X 型路障或放一卷带刺的铁丝封住集中营的入口处，他们自己立刻撤退到一段距离的安全地带。

霍乱病是没有警告的病菌，患者早上没有感觉，当晚就会离开人间。日军不允许我们埋葬死者，一定要我们火化。

我是一群预备火化的人员，看到我的朋友本来已消瘦得皮包骨再加上被霍乱菌传染，猛烈的脱水现象，实在是很可怕的。更恐怖的是尸体在火里被烧的时候，还会坐起来，或者有时臂和脚忽然伸出来猛然一动。我们二十四小时不停的焚烧尸体，恐怖的景象也变成例行公事习以为常了。虽然霍乱病只有几天就结束，但死亡率很高。当地的土人劳动营也患上这种病，全部丧失生命。

举一个“视死如归”的例子。有一个晚上，我隔床的同伴转身对我说：“朋友，我觉得很不舒服，也很累。”第二天一早，我轻轻摇动他起来集合去修铁路，发现他已经静静地离开了人间。后来一位同伴问：“多尼在什么地方了？”有人答：“多尼已经忍受够了，离开这个鬼地方了！”这不是出于不尊敬，还有人私语：“好幸运的家伙，他不必再受罪了。”这是在“死亡铁路”的俘虏们领受死亡的态度。当护理员将死者的尸体运出去时，他所配带的金属号码片，就被丢在生锈的罐内。

很多书已记录了同盟国俘虏们死亡率的统计，我也不必多写了。

1943 年 10 月 17 日全部泰缅铁路建成，终点是在泰国的孔

贵达，靠近泰缅边境的三塔狭路。可是日军依然还聚集一群俘虏们在轨道上下维修桥梁，铁路轨道和堤岸等。我被派往去北泰凿穿山洞的劳动。甚至进入到缅甸的山丘地带。这些洞是贮藏弹药，通到掩护着的轨道边。我们不明白日军为何不在乎，将这些军事设施让俘虏们知道。

后来日军又命令我们在集中营附近的丛林中挖很宽大的“坦克车陷阱”。一位俘虏解释他的想法说：“这陷阱是‘万人坑’”。当时我还不相信，后来有文件证明，日军确实要准备大屠杀所有的俘虏，然后用推土机将尸体遮盖起来，果真如此，我们就会被这些无人道，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们消失在万人坑中，永远不会被发现了。

幸亏炸广岛事件成功！！！！



(图 11 1945 年桂桥被袭击的景象)

1945 年日军投降之前，英军炸毁了桂桥两段，这是具有战略性的战果，使日军失去了运输供给。现在泰国铁路改成为柴油车，到达蓝多郭。

丛林中的人民取走了剩下的铁路的一部分，可悲的是很多盟国的俘虏们，被葬在铁路旁无名的墓地中，永远回不到几千里外的本国故土了。

1945 年 8 月 18 日的黎明，我照常去公共厕所，然后等待每天的“清早仪式”——猛击我因为没有立刻向日兵鞠躬，或向空地鞠躬以防他们躲在暗处待机打我们。可是不只没有打骂声，连其它的动静也没有，一片可怕寂静。其它俘虏都象我一样的莫名其妙。我们就爬到能够看到保卫所的地方探索，竟没有一个守卫兵，我们怀疑这是他们要向我们开枪的圈套。连我们所憎恨的日本旗也没有悬挂在旗杆下面。到处是垃圾和板条木箱，我们不敢相信自己所见的一切。我们小心奕奕地走到空地，全身的筋骨都紧抽起来，担心会发生意外事件。还是没有看到日本兵的影子。忽然有人叫喊：“这些坏蛋已经离开了！”“卡车也不在了！”这信息象电波一般传遍整个营房上空。

不久，一些当地的土人出来，很兴奋的用手势告诉我们日军在晚上离开集中营了。听到 8 月 15 日战争结束的确实消息，我们惊讶、激动。有的跪在地上祈祷，有的麻木地站在那里，泪水掉在憔悴的脸上，更有人大喊大叫疯狂的奔跑。



(图 12 迟到的自由)

1945年8月18日黎明，我去便所时，奇怪没有每天的叫骂和击打一片恐怖的寂静，难道日本兵藏在暗处准备向我们猛击吗？我们几个人爬到可以看清看守所的地方，竟没有一个卫兵。我们还在怀疑日本兵设着陷阱。

我们发现可恨的日本旗也没有悬挂在旗杆下面，很多东西丢在地上，我们互相目视不敢相信，而且更加紧张起来。一两天后，泰国人告诉我们日本兵已离开了。这消息象导火线立刻传遍整个营房。



(图 13 逃跑失败的遭遇)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投降，可是消息并没有传到集中营，8月16日，一位澳大利亚的俘虏逃跑失败，被附近的山民抓住，绑着双手遭送回集中营，他们可以拿到一笔赏金。

这位俘虏立刻被有倒钩的铁丝捆绑在木柱上，日兵用来福枪上的刺刀，刺向他的胸口而亡。

如梦初醒

两年前，我这个“人”，被日本兵剥夺得不如昆虫，现在我很快的又恢复到“人”的地位。拥有了作“人”的权利。可以对任何人与事说“不”，这是我料想不到的。虽然日本皇帝裕仁和他的残暴凶手们企图杀死我，但我终于胜利了，我终于存活了下来，可以享受到我们为了自由、民主精神而争斗的成果。我们这一代和后代应该记住这些史实，去尽量保护他们的传统生存权。

当天，有个阴影笼罩着全集中营。

8月15日是日本正式投降的日子，可是消息并没有传到我们的集中营里来。8月16日一位澳大利亚俘虏逃跑失败，被附近的山民抓了回来，因他们可以拿到一笔赏金。立刻被日本兵捆绑在木柱上，用刺刀刺死。

我们都希望他的家人永远不要知道这可悲可泣的事情。

我们在集中营附近，铁路的侧线上找到一辆机关车和载货的车皮，稍为检查和修理即可使用。我们小心的向南方开去。不久听到高声叫嚷：“我们苦难的日子过去了！”这兴奋的声音刺破了安静的天空。因为我们看到一辆飘着两面红十字旗的火车头向我们的方向开来，早几天前，这救援火车已经在铁路延线搜找幸存者。他们不知道我们的集中营地点，以为我们都已经被屠杀了。

我从来没有在一天之内服了那么多药丸和打了那么多针，我的确觉得静脉有些温暖。我能和护士讲笑话，我感到自己是属于同类族了。最后我又被转到甘察那布里野战医院，很不理想的是，我们被按照国籍而分开。



在等待遣返回我的国家荷兰时，生活得令人生厌，我就参加军部的警察队伍。有一件事使我难以忘却。那时我们常常去一家泰国小饭馆吃快餐和聊天，饭馆主人的小女儿（左圖）很是可爱，大家都很喜欢她。有一天，小女孩病了，而且很重。泰国医生说除非有特效药，否则她一定会死去。我

们强拉着我们的军医与泰医会诊，结果军医也同意原来的诊断。可是军队的规定是军部的药品不能供给老百姓。我心里想，这不过是睁一眼闭一眼的事，就在护理员的帮助下我再次做了“小偷”。果然小女孩痊愈了。我没有内疚，因为我感到这是我们对泰国人表达的谢意，他们常常冒了性命危险救援我们。这消息不胫而走，当地人将我们看成了救命恩人，令人高兴。



(图 14 热带溃疡症)

所有的疮病中热带溃疡症是最可怕的。

被竹子划破皮肉，稍微不注意被抓痒，就会扩大溃疡，腐烂化脓。

俘虏们只好站在河中，等待一群小鱼来吮吸伤口的脓。

日军既不供给俘虏们药品，军医就用极原始而残忍的方法医治，让卫兵抓住俘虏的手和脚，军医就用羹匙，不上止痛药物，将伤口溃脓刮干净。实在医治不好，就锯掉下肢，成为残废。

残酷的战争，带给俘虏们后遗症是各种各样的，有的终身残废，有的一生需要住医院，有的精神错乱，有的因为不能恢复过正常生活而自杀，那是最悲哀的死亡，有的因性格改变而闹成婚姻破裂，有的因长期营养不良而眼睛失明，有的人患糙皮病使得牙齿脱落，更严重的是因营养不良所产生的各种疾病，夺去了不少俘虏们的生命。

我是幸运的一位，我的病症是长期以来断断续续痢疾发作，脚气病，糙皮病，虐疾。我的热带溃疡症奇妙的治愈。这种溃疡症十分可怕，它会使肢体变形，更为可怕的是溃疡病毒浸入骨头里，日本军医不上麻醉药而截肢。使你永生残废。我只不过肝，脾肿大，长期的痢疾病，影响消化不良，我的病症比同伴们轻得多。

不少同伴虽然离开了地狱一般的俘虏生活，但还是生活在苦难之中。

我刚回国也是不很适应正常生活，有一阵子，我接受精神病专家的治疗。当我恢复正常生活一年中，我就开始面对世界。虽然已经生活了半个世纪的文明日子，但我跟尚活着的其它俘虏们一样有恶梦。我不能确定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虽然我尽量挣扎着把那些残酷的经历忘得一干二净，可是头脑总不愿意忘记。

出于好心善意的人常常劝勉我要宽恕和忘记，可是我不能宽恕，因为我没有权利代替我以前的朋友到现在还是我的朋友。死去的朋友们是无法发泄愤怒了，起码我不能忘记，我怕失去机会提醒年青人，要防止人与人之间存在残酷的现实的可能性。

辛酸悲哀的事件不滿的處理

我们对有些事情的处理觉得辛酸，悲哀及不滿。比如

1. 1946 年 10 月，英国政府将泰国部分铁路及车辆卖给泰国，英政府将所得一百二十五万英镑（ 1,250,000 ）的大部分，去赔偿缅甸、马来西亚、荷兰东印度及南洋群岛（现在称印尼）被日本夺去的铁路损失。这样看来葬在泰国每一个英国俘虏的尸体等于拿到 190 英镑，但分给所有同盟国的俘虏的死者，等于每个尸体拿到 70 英镑。难道这对在泰缅丛林里被埋葬的男壮丁的亲人和寡妇能得到安慰了吗？

2. 日本军官伊斯一（ ISHI ），是邪恶的 731 部队负责将细菌试验在同盟国俘虏们和东方平民身上的管理人。可是美国为了要取得细菌试验的科研记录，既不控告他，又不把他作为战犯审判反而释放了他。（几年后他串癌症而死）

现在东京竟设立了一个纪念馆，纪念在 731 部队工作的军人，令人气愤。

3. 证据确凿，二战时期日本军部的高级将领，曾下过命令，于 1945 年 8 月底，将所有同盟国俘虏们屠杀掉，如果不是原子弹炸广岛，而躲避了这场不可估计的灾难，那将是不可设想的罪恶。

4. 1951 年旧金山和平盟约，在二十六条上，曾在脱逃一节，允许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国俘虏们，可以要求不超过 76.50 以上英镑的赔偿。可是英国政府却放弃了绝大部分赔偿要求，因为英国政府在考虑日本当时的经济不景气。后来英国外交部的报告说此决定不能公布。（据 1998 年 4 月 24 日〈每日电讯〉报社的透露。）这难道不是一种姑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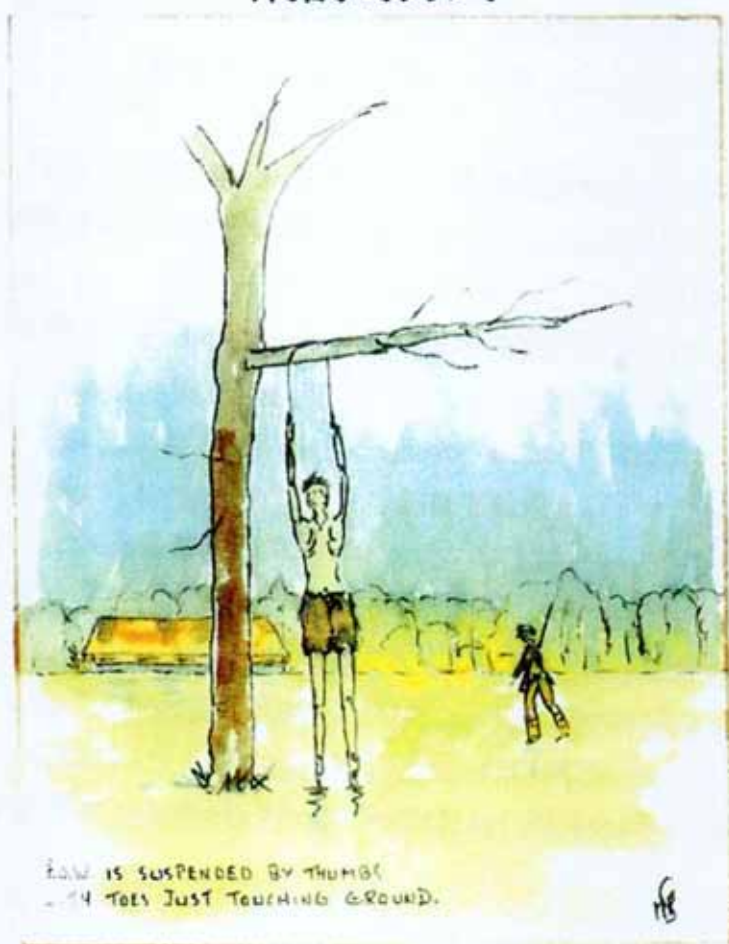
5. 1944 年末期或 1945 年上半年以前，很多盟国俘虏从远东各地运到日本，而日本却没有在船上打出装运俘虏的标记。结果 18 艘日本船被同盟国战舰炸沉，船上有一万五千五百 (15,500) 俘虏，死亡有一万一千人 (11,000)。这应该要求日本赔偿！

回想在死亡铁路俘虏营时期，忍受着地狱一般的非人生活，同时也有条件可以观察到人类剥去了被文明装饰外衣，而赤裸裸的显露出那自然的属性；人性的优点和劣性表现无遗。

我要说的是，在我们俘虏中有一位平凡的小学校长，人驼背、秃头而矮小，但却很有礼貌。他经常要忍耐守卫兵对他的侮辱，而他却自我安慰的说：“日本不会战胜的，我们只要忍耐一点，一定可以活下去。”有一天在铁路上做苦工。出人意外，他赶快跑去保护一位患病的朋友被惩罚，并大声的对日本卫兵说：“你要打人，应该选择一个相称的人！”结果守卫兵就猛烈打击他。那晚，我们用单架把他抬回营里，我们看到这位平时和蔼的小人物，突然变成一位具有崇高精神的巨人。他实在是我们的榜样，令人敬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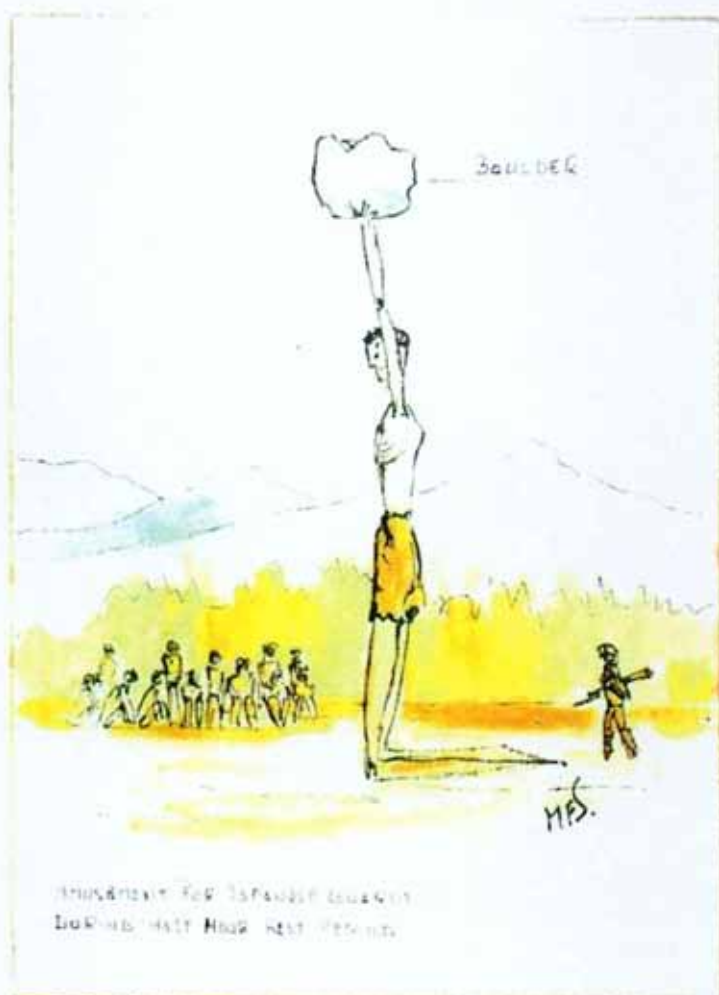
可是，我也看到那些在社会上有点名望的人，一碰到有关自身生命和同伴利益问题上，就畏缩了，精神就崩溃了，实在是可悲可叹。

刑罰的方式



(图 15 I 以拇指悬吊)

常常由于一点小事，就要被用这种方式惩罚。例如没有向卫兵鞠躬。或者他藏匿在暗处，冷不防跳出来用来福枪击打你，打完后再将俘虏的拇指吊在树上，却让足尖稍能接触地面，使俘虏全身疼痛难忍。



(图 16 II 举重石的刑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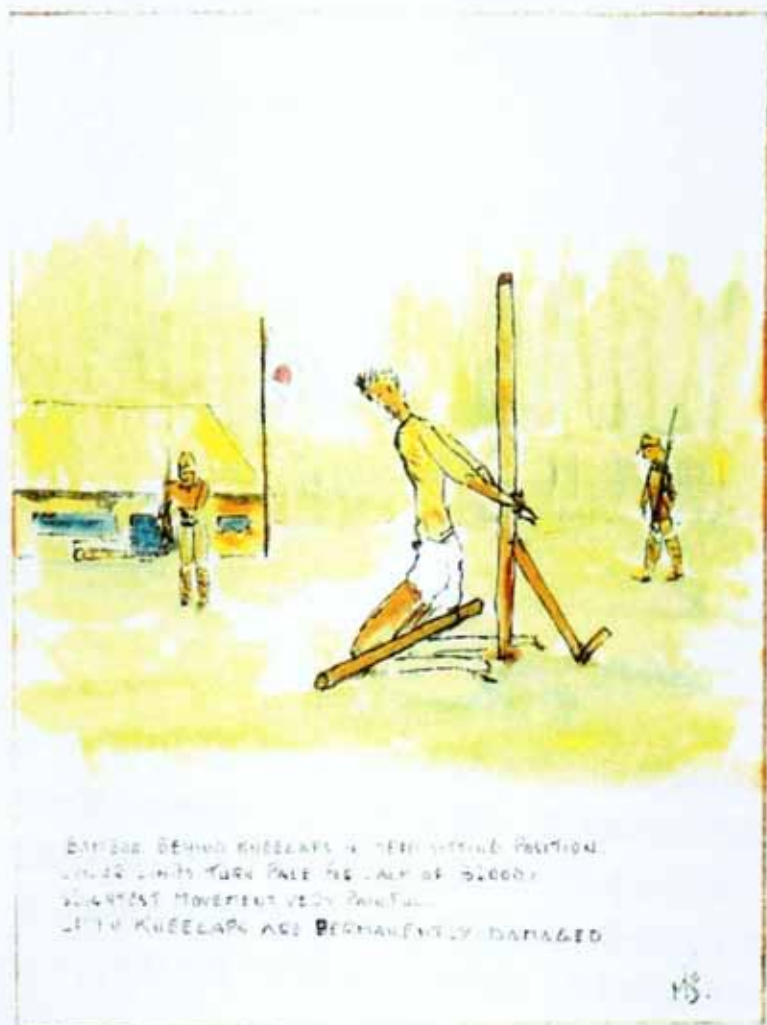
这是日本兵最普遍的娱乐方式。他们可以在休息的时候，随便挑一个俘虏，叫他立正，将很重的圆石举起，然后使用来福枪上的刺刀，刺激俘虏的背，或踢他的小腿，促使俘虏失足，日本兵就畅快大笑，俘虏要忍受着极大的污辱与痛苦。



(图 17 III 跪在锋利的木头上)

也是用在“小过犯”上，例如，忘记向经过身边的卫兵鞠躬。

刑具是将一排三角形的木头，钉在木箱上，卫兵强迫俘虏跪在锐利的木头上，双手还要举起又重又大的石头，石头加重膝盖的疼痛，这种刑罚只能持续三、四小时，而所受的伤却长久的存在着。



(图 18 IV 压杆子)

这也是因为犯“小过错”的惩罚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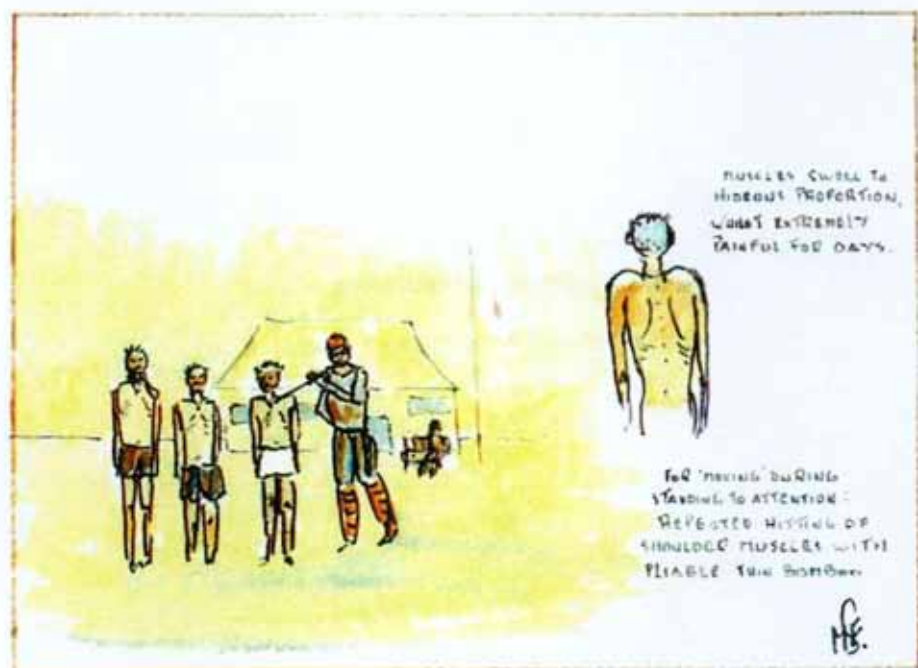
日本兵命令俘虏以跪着姿势，然后将双手用有倒钩的铁丝反绑在木柱上，再将竹杆放在膝盖后面，这种残忍的疼痛，造成以后无法医治的后遗症。



(图 19 V 河边的刑罚)

这是最卑鄙最污秽而下流的酷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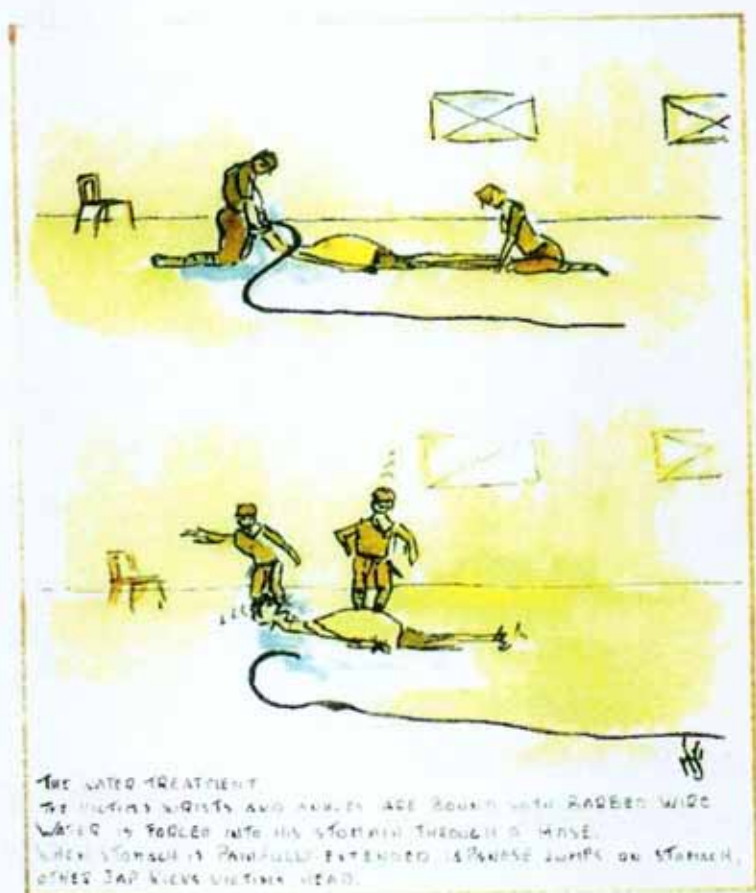
先强迫俘虏到河里互相洗背，然后叫到岸边，命令俘虏去看赤身裸体的日本女护士们在河中做出各种淫荡诱惑的举动。如果俘虏稍微表现出性欲的反映，日卫兵就用有弹性的竹杆击打阴茎。俘虏们不只受着疼痛的刑罚，身心所受的屈辱终生难以消失。



(图 20 VI 击肿肩骨)

这是朝鲜籍卫兵常采用的刑罚。

命令俘虏立正时稍微动一下，卫兵用很细有弹性的竹杆，不间断地击打肩头一两小时，直打到肩部肿到耳根，至少要等到三天后才能消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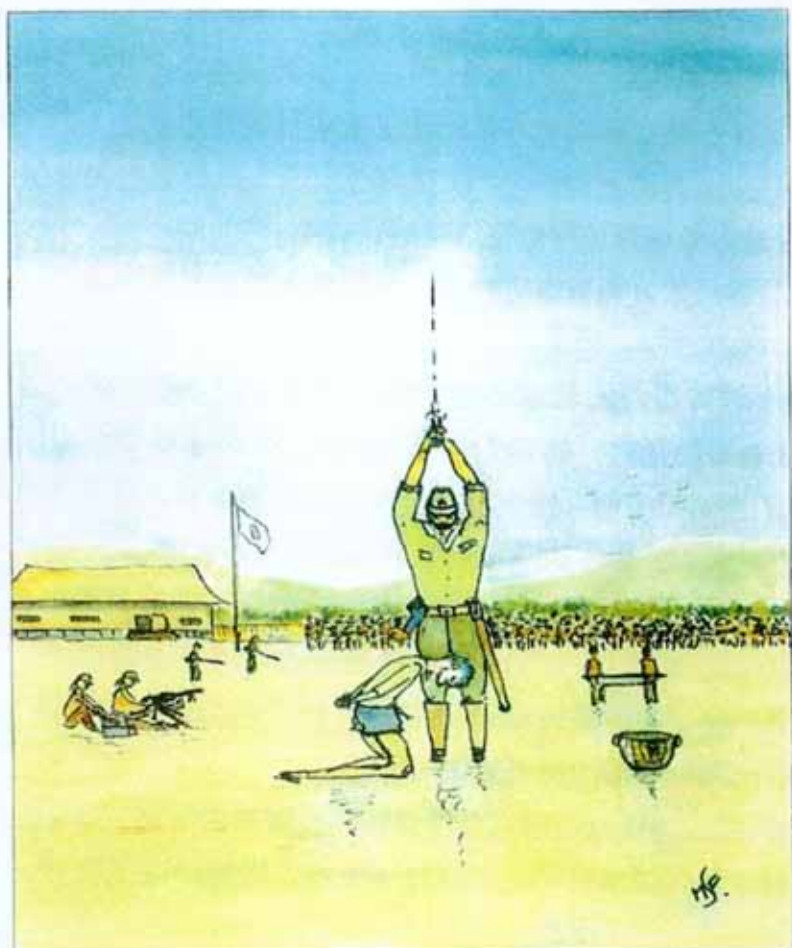


(图 21 VII 灌水刑罚)

这是日本宪兵队的专门虐待和强迫俘虏认罪的方法。

将俘虏用有倒钩的铁丝束缚住双手和双脚，然后用水龙皮管将水灌入俘虏肚中，日兵就在肿大的肚子上踩，另一日本兵就踢俘虏的头，其痛苦是难以忍受的。

为了避免更多的酷刑，有的俘虏就认罪，结果却遭受了更多的惩罚。



(图 22 VIII 砍头的游戏)

这简直是“舞台戏”的演出。

日军认为俘虏所谓“偷”了他们的东西，侮辱日兵或者企图逃跑者。那就是他们练“武士道”剑法最好的机会，对准脑袋砍下去，更可怕的是第一剑未砍准。

守卫兵并要强迫全营俘虏们目睹这种残酷的砍头死刑。

“笑”²⁹

这算作在死亡铁路被日本俘虏一天生活的写照吧。

1944年，有两天的时间，从早到晚由日兵押送荷兰和英国俘虏到靠近泰国和缅甸边界的三塔狭路。

说是路程短，而且有好的集中营，其实相反，根本没有集中营，路又远。

两个日兵在前面领路，另一个无精打采地拿着一枝比他还高，上着刺刀的枪的日兵跟在后面，时时用刺刀监视着落伍者。

我们搬运着货物，担架上有粮食和煮饭的器皿，行走在稠密的丛林中，天气炎热而潮湿，又累又渴实在难以忍受。

更难堪的是患有溃疡症的俘虏，既难以行路更不能负重，向日兵申辩却被几次拳打，最后让步使患痢疾而昏过去的俘虏，和有溃疡症不能行走的俘虏可以躺在担架上。但是却不让增加一个担架，而使四个人抬的担架加重了份量。

我们整天喝不到一滴水，没有听到长臂猿的叫声，就知道几英里之内不会有淡水可喝，大家精疲力竭，喉咙燥哑又头昏，有人胃痉挛。

临黄昏，我们经过丛林中的空地，好多俘虏猛冲到一充满了微生物的泥水坑边，贪婪的喝着，他们不听别的俘虏阻拦，结果我们埋葬了不少因喝脏水的俘虏们，日兵却幸灾乐祸。

我们每天的粮食，是用水塘里的发赤的水煮生虫的米再加点干小鱼。

我们蹲伏在火边，因身体疼痛，精神麻木，没有人讲话也没有什么可谈的，每人都沉思于思虑中，唯一拥有“自己”的思想才可获得半点安慰。周围笼罩在黑夜里。

此时，我觉察到明天，我们的俘虏们会因为体弱而减少数量，这可能就是他们阴险的计划吧。想到这里，我毛骨悚然。这是我一生第一次感到由于难以应付的灾祸要来临而产生的孤独无助和恐惧感。

忽然我注意到有歌声混合着丛林中的杂音在夜色里飘荡，这歌声从轻微的断断续续，慢慢变得较强烈，无疑的是唱“AVE MARIA（圣母颂）”。而且是清朗的男中音冲淡了其它的杂音，好象周围的有生之物都在听。瞬间我的心灵充满了惊喜和诧异。好象是一种胜利的欢呼，虽然奇妙神秘不可思议，但我好象是感到以后对任何残酷遭遇都能支持和熬过似的。

大家举首仰望，眼中泪水被火焰闪照着，有人用力挣扎着，被扶着勉强站立起来，这冲动是一种反抗的举动，显示在日卫兵的面前，表示着：“我们不会被打败！”甚至我们此时忽然对以前的疑惑而感到惭愧。

我的心里升起一种胜利的自尊，人类的自尊精神是可以克服灾难的。

两个日兵用可疑的眼光望着肃静的骨瘦如材的俘虏们，其实俘虏们没有威吓他们，可是日兵表现着惧怕的眼神紧抓着来福枪。此时我鄙视和可怜他们。

这时轻微的歌声又混合着丛林的杂音还继续飘荡着。日军忽然大喊着“苦拉、苦拉”（混蛋、混蛋），持着闪光的刺刀威胁俘虏们。



（图 23 “笑”也会引起日军的恐惧）

由于我的微笑，使日军发怒，用枪托击倒我，并用刺刀威胁我。

当日兵接近我时，我对他微笑着，他却大发愤怒，按理他不能惩罚微笑的人。可是他还是用米福枪托，向我打来，我由于受到重创而倒地。此刻我虽然忍受着极度的痛苦，我还是勉强地露齿笑着，他更愤怒了，将刺刀尖对准我的咽喉，不久，日兵脚踢地，口中发狠的含糊其辞而离去。

同伴们扶我站起来，他们含着眼泪抑制着胸中的忿怒。有人细声说，“这些讨厌鬼，没有幽默感”，我只好微笑同意他讲得准确。

感叹！！！！

我要牢牢的记着，不管生活怎么艰难，都不会比泰—缅“死亡铁路”的俘虏们所经受的灾难更痛苦。

有些出于某种目的，一味的回避姑息这段黑暗的史实，我只能对这些人说，你们应该到远东很多国家的墓地，去看看千千万万的葬在那里的，不是被敌人的子弹打中而丧生，而是无防备被日军捉去，受尽虐待、病痛、饥饿骨瘦如柴的被杀烈士，我希望这些人能有勇气对那些烈士们说声：“这不是事实，这是从未发生过的。”

引用著名的词“我们牺牲我们的‘今天’来成就你们的‘明天’”

我的话是：

当我回家，我告诉人们关于我们死去的和幸存的

他们听着，点头、笑、忘记

可是寡妇却牵着我的手，轻轻的吻着我的面额，免得唤醒我心中的悲伤。

她走开、伤心但却骄傲

是的，当我回家时，我告诉人们关于我们的一切。

不管现在的人认为我们的感情是陈旧的或过时的，我们这些幸存者可以自傲，因为我们战胜了“正义的战争”。我希望后代不必经历我们所经历的，必要的话，我希望并祝福他们是有着坚定信念的一代。

日本军官休息所，俱乐部



龙. 皮拉路克，南泰国（1943 绘画）

这建筑物是所谓日本军官的休息所，俱乐部，娱乐部，疗养中心，青楼、娼家及护士的住宅。

后 记



(图 24 复原后的桂河桥)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桂河桥修复通车的景象。



(图 25 1983 年重访桂河桥)

1983 年重访桂河桥，并瞻谒“甘那察布里”墓地。这一路程，使我精神上负荷着重大的压力，触景思念当年被迫建桥的情形以及战友牺牲的悲惨经历，我实在难以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

还有一群与我年龄相同的日本旅游客，他们昂首阔步以自豪的语气向本国人讲解，分明是在赞扬以前的“功勋”。

使我气愤的是，这些日本游客竟坦然的在献给建筑桂桥而丧失生命的盟军俘虏们的纪念碑前拍照。

IN HONOURED REMEMBRANCE OF THE FORTITUDE AND
SACRIFICE OF THAT VALIANT COMPANY WHO PERISHED
WHILE BUILDING THE RAILWAY FROM THAILAND TO BURMA
DURING THEIR LONG CAPTIVITY
THOSE WHO HAVE NO KNOWN GRAVE ARE COMMEMORATED
BY NAME AT RANGOO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AND
THEIR COMRADES REST IN THE THREE WAR CEMETERIES
OF KANCHANABURI CHUNGKAI AND THAN-BYU-ZAYAT
*I will make you a name and a praise among all people of the earth
when I turn back your captivity before your eyes, saith the LORD*



(图 26 1983 年参观纪念碑)

碑文如下：

我们庄重的纪念长期被囚禁建筑泰—缅铁路的俘虏们，他们表现出刚毅坚强，临危不屈的英勇精神，最后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那些没有墓地的在新加坡、兰浓、香港的纪念会上提起他们的名字，他们的骨骸葬在甘察那布里、重凯、担布查德三个战区。所有英勇牺牲的烈士们都安息吧。

耶和華說：我使你們被擄之人歸回的時候，就使你們在地上的萬民中有名聲，得稱贊。——西番雅書三章廿節。

译者的话

我很荣幸有机会翻译荷兰工程师史费德 (Fred Seiker) 先生写的, 和画的 LEST WE FORGET. 这一本书是作者绘画及注解他在桂河桥日本集中营中所经历及目睹的, 对俘虏残酷刑罚的实事。

我们这一代及后代, 永远不应该忘记, 也要牢牢的记着俘虏们所经受的灾难及烈士们的牺牲. 我们要学习他们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 崇高精神, 及成仁取义的精神.

我们知道今天能享受到的自由, 是因他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我很感谢史费德 (Fred Seiker) 作者要提供给中国广大的读者, 知道俘虏们在恶名“死亡的铁路”(THE RAILROAD OF DEATH) 悲惨的经历.



我很荣幸在“美国休士顿战舰幸存者及下一代”的纪念会跟
史费德夫妇交谈 3/4/00

参观者的评论

1995 年8月在吾斯德的倍维尔维委斯展览馆陈列我的书“永远不能忘记”

参观者的评论如下：

“谢谢您绘画真相”

“谢谢您帮助我们完全理解”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悲惨的经历”

“请您继续地绘画事实”

“实在难以相信的。 谢谢”

“很震惊，很可悲的”

“实在难以言语形容，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

“到现在，我才知道有这种事情”

“谢谢：费德”

“LEST WE FORGET” “永远不能忘记”

作者 ----- FRED SEIKER 史费德 ISBN 0 9526987 2 2

第一版本-----1995

第二版本-----2002

CHINESE EDITION TRANSLATED BY BEE SUN LU,
HOUSTON, TEXAS U. S. A. - 2003

翻译：盧美純

PUBLISHER -

ADDRESS: 2711 EASTGROVE LANE, HOUSTON, TEXAS 77027, U. S. A.

TELEPHONE: (713) 622-0605 FAX: (713) 224-9540

e-mail: besulu@msn.com

所获得的利润全部捐给位于中国的盧秉樞烈士纪念馆。